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

纪念★典藏

狂雪

王久辛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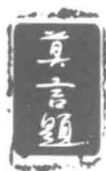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

纪念★典藏

狂 雪

王久辛 /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雪 / 王久辛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12-8929-2

I. ①狂… II. ①王…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1579号

狂 雪

著 者: 王久辛

责任编辑: 谢 香 李 倩

责任校对: 傅全泽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19571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h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31.2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8929-2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

者

简

介



王久辛：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汉族。先后出版诗集《狂雪》《狂雪Ⅱ集》《致大海》《香魂金灿灿》《初恋杜鹃》《对天地之心的耳语》《灵魂颗粒》等，散文集《绝世之鼎》《冷冷的鼻息》《老友旧事》，随笔文论集《情致·格调与韵味》等。曾担任多部电视系列片总撰稿、作词。作品先后获得《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中宣部、广电部、中央电视台颁发的特等奖、一等奖，2003年荣获民间设立的首届剑麻军旅诗歌奖之特别荣誉奖，在《诗选刊》评选的10大军旅诗人中名列榜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先后于2004年10月、2007年11月、2012年8月、2014年5月出访波兰、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祖国宝岛台湾。作品被译成多种民族语言，2008年在波兰出版发行波文版诗集《自由的诗》，2015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阿拉伯语版《狂雪》，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全军文学创作座谈会代表；出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等。曾担任第3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初评评委，第5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初评评委；延安大学文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历任《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中国武警》主编；现任大型中英文双语《文化》杂志执行主编。编审，大校军衔。



迎接茫茫人心与无尽时间的检验

——《狂雪》（纪念·典藏版）再版前言

王久辛

事不过三，刚好，加上这次的再版，正是三，没有超越。

我在1995年1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作者像下，写了一句话：“以更为博大的心胸，去拥抱前人，亲吻后人，与同代人亲切握手！”斯时之念，是嘱咐自己：前后左右都是必须敬畏的人，无论老少，都要相亲相爱。写这段话时，距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版的2002年12月，则又过去了八年。之后不久的2005年1月，长征出版社出版了我继诗集《狂雪》之后的第二本诗集《狂雪Ⅱ集》。而这次所谓的“再版”，即2015年6月光明出版社出版的《狂雪》（典藏·纪念版），实际上是将第一版的《狂雪》与《狂雪Ⅱ集》合并成一册，在首版《狂雪》出版20年之后，又以新的，更瓷实，更厚重的面貌，重新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以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长诗《狂雪》在《人民文学》发表25周年。

翻看20年前已经彻底成了黄页的首版诗集《狂雪》，看着作者像那年轻的脸庞，思绪如乱云翻卷，一时竟

无以言表。回忆长诗《狂雪》于25年前的《人民文学》1990年7-8合刊发表时的情景，就不能不思念韩作荣、刘白羽，如果没有这两位大先生的擢秀拔举，也许我至今还在汪洋大海中盲目地泅游——乱扑腾也没准儿。然，诗在，而人已去也，悲乎哉！我一直认为：真正的文学大家对文学作品的认定与赞扬，绝对是利他的而非利己的；绝对是利世的而非利私的；绝对是对公平公正、文明人道有益的而不是维护某一帮派团伙与某种思潮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家，甚至于成为伟人，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天赋的道义的烈士精神。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有一万个人反对，但只要认定是真理，就一定要横下决心，一以贯之，坚持到底。由此，我对刘白羽、韩作荣先生对《狂雪》的关爱、褒奖与举荐，是充满了敬仰与感激的。这种感激决不是一位受惠者对施惠者的感激，而是一个获得了公正的人为了维护永远的公正对坚持了公正者的根由心底的敬佩与感激。我们说，今天再版诗集《狂雪》当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狂雪》，但同时，我觉得还是一个纪念，纪念这两位大先生对文学的一种坚定的、开阔的、高水准的审美目光，即：对宏大的历史的审美关照与创造的肯定，对捍卫人道与人性的诗歌创造的肯定，对孜孜以求的艺术形式与语言空间创新的肯定，尤其是他们二位大先生身上的那种对文学青年永远高度负责并大胆提携力举的无私忘我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发扬光大的。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纪念《狂雪》发表25周年，更是为了纪念刘白羽、韩作荣为文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我愿



接受学生赵春善的建议与光明日报出版社的恩惠，第三次重新充实编辑再版诗集《狂雪》，愿这本承载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诗集，能够再次回到大众阅读视野，并迎接茫茫人心与无尽的时间的检验。

衷心感谢石一宁、颜培杰、赵春善先生为本书劳心作序跋。

2015年6月13日京华

穿越岁月的光芒

——《狂雪》再版序

石一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诗人王久辛的长诗《狂雪》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再版，意义颇不寻常。

1990年7月，《狂雪》于《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引起诗坛瞩目。1998年，作品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面世25年来，《狂雪》犹如千重浪万丈波，反响悠远绵长。1995年，甘肃书法家刘恩军将其用汉简体书写，铸成21米长、2.2米高、正反两面的紫铜诗碑，并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03年12月，纪念馆重建一条长达39米的花岗岩诗墙，将铜版《狂雪》镶嵌在该墙上，每日入馆参观的万千观众为之屏息驻足，或口诵，或默读。2008年1月，波兰埃德玛萨雷克出版社出版王久辛波兰文版诗集《自由的诗》，第一首就是《狂雪》。2015年1月，《狂雪》由河南美术出版社推出书法版，由文学名家莫言题写书名，孙皓晖题写跋语，书法名家龙开胜作序并书写全诗。2015年6月，《狂雪》阿拉伯文版由阿尔及利亚胡马出版社出版。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策划选题之一，《民族



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亦分别以此五种少数民族文字译载了《狂雪》。期间，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了由朗诵艺术名家方明朗诵的《狂雪》电视BTV，在央视的黄金时段数次播出，江苏与甘肃省市电视台更是作为名作保留节目，在每年的抗战与祭奠之时郑重播出……享誉之隆，已经远远超越了对一首诗歌的推崇与敬重。

在诗歌文体已不再拥有历史上的头牌地位的今天，《狂雪》何以有如此的影响力与生命力，何以有这样的传播效应和接受反应？再三思索，憬悟如下因由。

首先，是因为它的题材。《狂雪》的副标题是“为被日寇屠杀的30多万南京军民招魂”，在国内，以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在《狂雪》之前虽已出现，但像《狂雪》这样影响深远的作品，却是绝无仅有。从这一意义上说，《狂雪》是空前的。南京大屠杀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史乘应大书特书，各门类和体裁的文艺作品，亦不可缺席。铭记历史，是为了把握今天和未来；将罪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为了人类文明走出黑暗迈向朗朗乾坤。或许《狂雪》早应问世，然而，直至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90年，它才呱呱坠地。等待，因为漫长而引人注目；作品，因为杰出才倍觉可贵。

其次，是因为它的内涵。《狂雪》以诗的方式再现了侵略者无比凶残的疯狂杀戮，再现了30万条生命遭受野蛮屠裂惊天骇地人神共愤的惨景：“铅弹像大雨一样 / 从天而降 大开杀的城门 / 杀得痛快得 像抒情一般 / 那种感觉 / 那种感觉 国人无人知

晓 / 是那样的 像砍甘蔗一样 / 一梭子射出去 / 就
 有一排倒下 扑哧 / 扑哧 那种扑扑哧哧的声音 /
 在鬼子的心里 / 被撞击得狂野无羁 / 趴在机关枪上
 / 与强奸犯的贪婪毫无异样”。“街衢四通八达 / 刺
 刀 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 比如 看见一位老人 / 刺刀
 并不说话 / 只是毫不犹豫地往他胸窝一捅 / 然后拔出
 来 根本 / 用不着看一看刺刀 / 就又往另外一位 / 有七
 月身孕的 / 少妇的肚子上 一捅 / 血 刺向一步之遥的
 脸 / 根本不抹 就又向 / 一位 十四岁少女的阴部捅
 去”。“这不是西瓜 / 是桃状的人心 / 是中国南京人
 的 人心 / 是山田和龟田的下酒菜……他们像行家一
 样 仔细品味 / 哟西哟西地 让嘴唇 / 做出非常满意的
 曲线”……但《狂雪》对南京大屠杀惨案并非仅仅停留
 于对历史场面的还原，对侵略者的声讨，对死难同胞的
 哀鸣，同时它还展开了关于人性与兽性，关于战争与
 和平，关于国耻与民族精神，关于军人与责任等等的
 郑重思考。侵略战争是人类世界中的极恶大罪，战争
 屠戮千百万的生命，更消灭侵略者自身的人性，释放
 并扩张侵略者的兽性。《狂雪》对战争使侵略者人性泯
 灭变成野兽有着触目惊心的描绘，除了如前所引，作品
 里还有着这样的句段：“野兽 四处冲锋八面横扫 / 像雾
 一样 到处弥漫 / ……那血腥的味道 / 就是此刻 / 半个
 世纪之后的今天晚上 / 我都能真切地闻到 / ”。“他们
 那些鬼子 / 有着全世界最独特的欣赏习惯 / 鬼子 / 鬼
 子对传统观念的反叛 / 可以达到儿子奸淫母亲 / 父亲奸
 淫女儿的地步 / 只是这种追求 他们 / 强迫中国人 进
 行……”。在信奉强权就是真理的侵略者眼里，弱者的



生命不过是战场上的祭品，道德伦理更是一钱不值。对人向非人的蜕变和人性向兽性的异化的表现，使得《狂雪》一诗在异常尖锐的同时，更获得一种内在的深刻。而首都被屠城，30万同胞被虐杀，又是一种民族的奇耻大辱，这种耻辱让国民直至今天都无法释怀，更让中国军人寝食难安。《狂雪》真实地表达了这样的民族情感与心理：“希特勒死了/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也早被绞死/但是 那种耻辱/却像雨后的春笋/在我的心中疯狂地生长/几乎要抚摸月亮了/几乎要轻摇星光了/那种耻辱/那种奇耻大辱/在我辽阔的大地一样的心灵中/如狂雪缤纷/袒露着我无尽的思绪”。给民族带来莫大耻辱的大屠杀，激发出诗人的誓言，然而，《狂雪》又不是一部宣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品，它真实地再现历史，真实地呈现民族与诗人自我的情感，但始终是在正义的观照之下，在人类基本价值的指引之下，因而作品具有一种大义凛然、胸怀宽广的气度：“虽然 我不会去复仇/对那些狗日的 日本鬼子/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鬼子 但我/不能不想起硝烟和血光交织的岁月/以及这岁月之上飘扬的不屈的旗帜”。惨烈的大屠杀，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或许使民族有太多的理由去仇恨，去复仇；然而，复仇并不等于正义，人类历史早已证明，仇恨只能孕育仇恨，只有爱才能泯灭恨，只有和平才是爱的土壤；而民族要有坚毅的精神，军人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勇猛无畏的气概，才能抗击任何侵略者才能保有真正的和平……滔滔的民族仇恨和愤怒的洪流在作品中并未溢出理性的堤坝，而是化作

辩证的思辨，使得作品的思想具有一种超越性和普世性：“整个人类的兄弟姐妹 / 让我们坐下来 / 坐下来 / 静静地坐下来 / 欣赏欣赏今夜的星空 / 那宁静的又各自存在的 / 放射着不同强弱的星光和月辉的夜空啊”。《狂雪》的内涵是丰富和复杂的，很值得读者反复吟味。

再次，是因为它的现实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70周年，然而，军国主义的幽灵仍然在那个东洋岛国徘徊，日本右翼分子否认侵略中国，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不容历史被肆意篡改和颠覆，不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受到挑战，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发起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狂雪》，又一次显示出它的超越时光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狂雪》的成功，更来自它所抵达的诗艺高度。它的体裁是长诗，实际上全诗只有500行，并不很长，以它所表现的题材来衡量，甚至可以说是很短。在这并不太长的篇幅中，容纳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作者的宏富思考与复杂情感。诗人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说与思索，充满了个性化的色彩，历史与公义因诗人强烈的自我情感的袒露而显得更为鲜明和清晰。叙事与抒情、描写与论议、形象与思辨的交织，使诗作大开大合而又沉郁低徊，淋漓酣畅而又千结百转，史实的白描刺痛读者神经，思绪的缤纷提启读者境界，语言的奇妙扣动读者心弦。

《狂雪》吟述的是一段耻辱的历史，一个悲惨的被屠杀，然而它挥抒的是民族的奋发之情，图强之志，追



求的是人类的爱与和平。它是警世之钟，是醒心铸魂之作，闪烁着理想的光芒。25年过去，已经可以证明这是一束可以穿越岁月的光芒。

是为再版序。

2015年6月14日，北京



“狂雪”如歌铸诗魂

——序王久辛再版诗集《狂雪》（纪念·典藏版）

颜培杰

历史沉淀，诗情永在。

1990年7月，《人民文学》刊发长诗《狂雪》，民族巨痛渗入文字，凝成“史诗”般的缅怀。

1994年12月，“南京大屠杀血案”发生五十七周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凝聚着陇原二千五百万儿女的“炽热”史诗——《狂雪》，镌刻在长长的紫铜诗碑上。

2003年12月，南京大屠杀血案六十六周年之际，长诗《狂雪》移刻入纪念馆悼念广场的大理石诗墙内，长达39米。

今年12月，南京大屠杀惨案已经过去了七十七周年，长长的诗行与长长的诗墙，也历经了20个春夏秋冬的风霜雨雪。

狂雪——这首诞生于上世纪初的1990年的史诗，几乎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读者。她以沉寂的、肃穆的、庄严的表情，沐浴着日月光辉，弥漫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每时每刻感染着前来金陵悼念的千百万中外观众与读者，其功在千秋，永昭人道。

2006年我在攻读中文硕士，当代诗作阅读颇多，面对片片碎语，常付以声声叹息。学位论文选题，拟用古典理论“挑刺”当代诗歌，妄图诊断弊病，提供疗方。导师摆摆手，递来一本墨色诗集：“无需悲叹，他就不错！”

诗集封面嵌入金色头像，那头像人物头颅高昂，直视前方——那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先生，这是一本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作者王久辛。

诗集里的长诗代表作《狂雪》，是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招魂而作，诗人用审美的复合式修辞的极致挥洒，抒写民族的巨大创痛，淋漓尽致地表现血与火的残酷与惨烈，处处饱含灵与肉的刺痛，刻满深深伤痕却不落点滴泪痕，用悲壮沉雄的火烈情感，不断拷问人性的内质天良，直指民族的集体灵魂与国民的血性记忆，生成对人性善恶、民族精神、国家命运的深沉渊邃的思考。

彼时导师殷切话语，尔今要旨仍记在心：诗人王久辛卓异非常，写作有雄心，诗艺有担当，笔耕多年，成绩颇丰；中国新诗诗史，绕不开诗人王久辛，当代诗史必有他厚重一笔。

导师言辞恳切，我责无旁贷。

2009年春硕士论文写就，题为《王久辛长诗创作论》。提炼五万余言长文，写成如下概评：“从人性的角度进入，直面内心的生存恐惧与生存抗争，对丑陋的人性剖析式的批判与阳光人格的锻铸相结合，艺术地实现了劝诫的诗学理念。在形式上，实现了诗人主体‘我’的强化裂变与时空的频繁转换，产生了史诗般纵横捭阖的恢弘气势，并尝试从声音与颜色、肤感与味觉

等角度进入，营造出陌生与独特的意境，他工于诗歌语言的锤炼，实现了语言内蕴的浓缩与爆炸。”

亏了恩师指引，方使邂逅久辛，这纯属偶遇。品读诗集《狂雪》，深感其诗如峰，若在诗坛逡巡，早晚必瞻其高，必丈其长，这是必然。

读诗撰文的一年里，我深深理解了久辛。读完我的五万言长文，久辛亦欣慰：这个人懂他的诗。心有灵犀是对话的开始，久辛诗情澎湃，长诗佳作连连，几年间又写出《初恋杜鹃》《大地夯歌》《香魂金灿灿》《碧水红莲》《蓝》等，我们的对话便以篇篇长诗为主题，通过电话邮件不断深入，不断延伸。

其间我们有过面谈，“真人版”的诗人王久辛先生，与他的诗作有某种契合——飒爽挺拔的身姿透露出军人的气质，犀利的眼神里透出坚毅明达的光芒，沉缓的言语中藏着一团似火的激情。这是一位世故圆融的“老江湖”，但他洞穿世事却不装糊涂，人情练达却没有玩世不恭。相反，在谈论诗歌创作与诗人责任时，他的言辞中处处流露出真诚与率真，面对当代诗歌，他满带“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因此，他的诗作便不唱忧伤的小调，而常常奏响雄壮的大型交响乐。

也因了这份诗人的使命，从八十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里，久辛躬耕诗坛，熬心煎肝，始终以清醒的头脑，敏锐体察当下生活，窥视人性蜕变，反思国民养育现状，拷问当下官员腐化的灵魂，思考人生“三观”……胸有拳拳情，笔有万万言，强烈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激发他长年诗情不减，一如滔滔江河，滚滚东流。

作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诗人，我们有理由相信：



对于鲁迅先生的艺术品格，诗人王久辛始终怀有勇于继承与开拓的使命，这突出地表现在诗人对国民精神与生存现状的再思考，和对艺术创作思维的再开掘。鲁迅先生的作品具有刺入国民根性的冷酷，又怀有对国民苦痛的悲悯。王久辛的文学创作似乎也先天地渗入了鲁迅直捣人心的力量。但他又在诗艺上有所发展，他拿的不是“匕首”与“投枪”，他操持的是“重型武器”，批判的“射程”更远，历史与当下连接的广阔空间，是他纵横捭阖的辽阔战场。他关注的视野广泛，创作的思维灵活，写作的主题丰富，表现的手法多样，激情澎湃，狂轰滥炸，打破了诗歌的固有容量，重建起属于自己的意蕴空间。如此，也只有长诗的体式方可容得下他气势磅礴的情思与屈原“天问”般的层层逼问。

在诗艺品格的继承上，王久辛不愧为“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诗人，某种程度上说，他为鲁迅文学奖赢得了荣誉。

在诗艺思维时间与空间的开拓上，王久辛继承了郭沫若、艾青、贺敬之、郭小川、白桦、食指、舒婷等“五四”以来的优秀的诗歌传统与精神，是当代长诗创作领异标新又卓越非常的独特无二的一位诗歌大家。

王久辛用长诗进入心灵的深处，以喷薄之激情与动人之深情抒写我们伟大民族血火交织的抗争史，发出了史诗般悲壮的强音。

王久辛用长诗负载狂飙突进的伟大时代激发的新思考，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声声灵魂拷问。

惠特曼之于十九世纪国家上升时期的美国，写出了意气风发激情澎湃的《草叶集》；王久辛之于民族抗争